



二哥

二哥下不来床,腿不行了,不能走路。

走了一辈子路,几乎要用两腿丈量完一生,还想着看看外面精彩世界,却突然打住,不能走路了,那是很痛苦的。

二哥的痛苦都写在脸上!

听说大沙河红富士苹果想怎么摘就怎么摘,宋楼镇沙庄银杏参天正洋洋洒洒铺下一地金黄,本村也修好了公路,粉刷了房子,新建了厕所,村北营子河上的危桥拆了重建,东面四联干河十里长堤新品种梨树已经挂果了,紧靠河堤那块地还要流转建大棚种设施菜。二哥很激动,想这就出去看,可两腿就是不听使唤!他唉声叹气,指指腿看看我。我眼光落在旁边轮椅上,孩子们抱着他坐了上来。他手敲着轮椅说:“再好能好过腿?”说着眼角就湿了。

腿在二哥心中有多重要,我是知道的。我在老家时,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不吃不喝没事,没腿可不行!”

那个时候人都靠腿,上学几十里都是步撵,再远的路不怯,就靠两腿两脚走掉它!哪像现在孩子上学,都车接车送的。

二哥两条腿似乎比别人更厉害,比四条腿都管用。他用两条腿办了所有正事:地里全部收种农活、徐州大黄山拉煤、太行堤挖河、营子河逮鱼,还有割草放羊赶集上店走亲串友等等。就这样两条腿还有剩余,剩余他就干邪事:逮鹌鹑!

他今年八十六,六十年前就逮鹌鹑。再忙再累,凌晨那个点,披件衣,抱着网,朝河堤那块地里去,往那棵棵秧秧上一围,他蹲到了旁边沟里,嘴里嚓嚓、嚓嚓嚓嚓,短声低声母,长声高声公,个把钟头,收网,放心,准有。到底几十年来他逮了多少鹌鹑,谁也说不清,清楚的是他没吃一个也没剩一个,要么送人要么放了。谁家媳妇坐月子发奶,往他门前一站,他就抓个鹌鹑递给人家。他腰带上拴着个小笼子,鹌鹑在里面扑棱棱,但不撑三天笼子就空了。空了再逮,反正有的是。村里十几个年纪差不多的腰带上都拴了笼子,里面也扑扑楞楞的,不用说都是二哥送的。常见二哥把鹌鹑把在手里,那鹌鹑头从他拇指和食指围成的圈里钻出,滴溜溜小眼睛惊恐地张望。二哥嘿嘿一笑:胆小鬼,去你的吧!只见他一扬手,那鹌鹑日地飞向天空。二嫂骂他主贱却不拦他,暖好被窝等他,天明了给他洗在地里弄湿弄脏的衣裳。逮鹌鹑是邪事,不是主业,但他不间断,

越逮越精,那些鹌鹑硬是往他网里钻。不管是干啥只要精就不得了,就是专家。二嫂就是他逮着的最大最好的“鹌鹑”。当年二嫂可是有名的美人,两条辫子垂到膝盖,扑闪着大眼,高挑个。她家离我们村十几里,怎么嫁给了二哥?就是二哥太会逮鹌鹑了。据说她听说有这么个人,就好奇得睡不着,挎着杈子假装割草在我们村,那时割草都是跑十几里地。她一直在村头转悠,半天一根草没割,恰巧碰见二哥拾掇网,裤带上鹌鹑扑扑楞楞的。再说二哥长得不差,细长的腿尤其惹眼。一来二去,二哥逮着了鹌鹑,鹌鹑逮着了二嫂,二嫂逮着了二哥。这个人生的小游戏就完成了。

前几年,二哥两条腿拉着快走不动了,我问他你这样了还能去逮鹌鹑?他笑了。我明白。二嫂接着说:“你说这是干啥,都爬不动了,还半夜三更爬起来往地里跑,天明手里攥着几个来了!”我不明白,那些机灵无比的小精灵怎么在他这个几乎爬不动的老头子面前束手就擒的?我曾想专门找时间问他,可一直没能如愿。现在他躺在床上真的不能动弹了,只能想鹌鹑了。他说:“兄弟,我没事,就是这腿!”只见他两眼直直望着天花板,好久不再说话。我想那块天花板可能就是他逮鹌鹑的那块地,他此刻正趴在沟里,一动不动,等着那些小精灵自投罗网。我看着他,他看着天花板,屋里静静的,一群小精灵正要钻网。突然,二嫂进屋咳嗽了一声,他急忙扭过头来看我,是一种极惋惜的神情。我脱口说:“跑了!”他笑了。

二哥常逮鹌鹑的那块地离他家不远,紧傍着四联干河和营子河,平坦肥沃,种啥都有好收成,建了大棚搞设施栽培会有更高效益,北面靠着大棚的那块三角地不宜建大棚,还是常规种植,豆棵间麦苗里鹌鹑肯定还是少不了的。天天逮它几个装在笼子里挂在大棚上扑棱一阵,让外地客人看看这稀罕玩意儿,喂喂它或亲手放了,让它们在蓝天白云里高高低低绕个几圈,再倏地钻进庄稼地里叽叽喳喳。这种种植和养殖、自然和野生、生活和意趣啥都有了。二哥听到我说这,老脸又绽开了,赶忙打断我的话:“兄弟,逮那家伙,别看我腿不行,我叫几声它就会过来,我去给年轻人说说,点拨点拨,也算出力了!”这时他敲起轮椅来:“腿不行,有这也行!”



吴正贤,丰县人,散文作家,退休干部,驻足烟火人间,徜徉百姓生活,自幼喜爱文学,在报刊杂志等发表二十余万字。



四月槐花

人间最美四月天。

四月,期待和收获交织,矜持和热烈并存,汪洋恣肆里还有点小心翼翼,张开双臂又觉还是初绽的张扬。这就是四月,人间最美的四月!

到了四月,经过初春萌动,渐渐叶芽娇嫩,万紫千红了。趁着不冷不热天气和熙熙风来,人们有些急不可待把蜷缩整个冬天的身心舒展和任性在四月里。

槐花盛开在四月,不早也不晚,她就是这样爆发式张扬,村前路旁,渠边河岸,云散天地,蝶绕蜂飞。槐花开放时节,清晨空气被淡淡花香染透,站在槐树下仰望枝条,微露淡白的花骨藏在不大叶片间,随熙熙风轻轻摆动,展现蓬勃生命和无限张力。到了午后,那淡白渐渐明晰,花骨放大,抽抽鼻子香气明显浓了。养蜂人不会错过四月、忘了铺天盖地槐花的。河岸塘边、槐树林里常见一片一片的蜂箱和腆着肚子飞回的蜜蜂。在那么多牌子的蜂蜜中,我独独最爱槐花蜜,是因为我无数次亲见蜜蜂在层层叠叠槐花间忙碌,更见四月槐花漫天豪放气概,还有就是我读初中时,家中养蜂的庆荣同学很大度地用空青霉素针小瓶瓶给我大半瓶,说是槐花蜜,就这小小瓶却让我自此懂得了“甜如蜜”的含义,不再想还能有比这更甜的东西。

槐花用她的大度大爱怜爱着普通人。生活困难

时,槐树多,长得也快,花开得也野,一张镰在手,不一会就满满一篮,蒸、炒、烧汤都行,都好吃,吃不了晒干存放到冬天,没肉烩也有滋有味的。从花骨朵开始能吃个十天半月,那时满脑子都是洋槐花。我家屋后是个大坑,坑沿上有一排洋槐树,大小不均,有二十多棵。每到四月花开,远远望去,像全村袅袅炊烟氤氲那里,又像垂挂着的大片白云,打开我家堂屋土墙的后窗,一股独有花香扑面,让我心醉。记得一次早晨,母亲扛着绑着镰的长杆喊我到坑沿上劈槐花,一枝又一枝地落在地上,我忙着捡拾,想着是煎炒还是烧汤。突然听母亲哎呀一声,我抬头望去,是她镰刀碰着了马蜂窝,数不清的马蜂嗡嗡着飞到母亲头上脸上身上,她不停扑打,我也不顾一切前去帮忙,一阵乱抓乱打后她拉着我快跑,好大一会我们才逃离马蜂群,一枝槐花也没敢拿。等跑到家,娘俩你看我我看你,突然发现那么多马蜂竟没有蛰我们一下,真让人难以置信!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是我们侵犯了那些让人避之犹恐不及的马蜂,损坏了人家的栖身地,就那么多厉害的精灵动一点真格,我们都会鼻青脸肿甚至更严重,可它们却没有,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当时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邻居们也不相信,后来我想:这槐花烂漫在四月,这蜂窝筑于花间,槐花美好,马蜂也善良了吧。

